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关贵海 王晓玉 译

# 俄罗斯 向何处去

——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当代世界出版社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关贵海 王晓玉 译

---

# 俄罗斯 向何处去

——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

---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 / [俄] 麦德维杰夫著；关贵海，王晓玉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8

ISBN 7-80115-624-2/D·163

I. 俄… II. ①麦… ②关… ③王…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俄罗斯 IV. D75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225 号

图字：01-2002-1909 号

---

书 名：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

Eluosi Xiang Hechu Qu——Eluosi Nenggao Shehuizhuyi Ma?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7-80115-624-2/D·163

定 价：2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本书译者之一关贵海与麦德维杰夫在一起

## 前 言

我们都曾痛心地看着，苏联共产党出现了危机，后又被禁止在联盟国家里活动，最终导致了联盟自身的迅速崩溃。因为对苏联这个虽强大但内部并不十分稳固的国家来说，共产党曾是最坚实的、在更多意义上也是惟一的骨架。苏共曾是苏联国家的承重架构，无它而成的国家权力机制则无法运转。这一点在1991年已经变得很明显了。本末是有可能更早预见到的。

不过，苏共的危机和垮台，也是党的思想体系出现危机的结果。这种思想体系未能经受住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考验。但是，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以及马列主义思想的受挫，并不是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想的终结。自1991年起，在我国就出现了对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探索进程，尽管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和前苏联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也存在尝试着重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团体或政党。本书也将对这些政治和思想进程加以部分分析。

十年来，俄罗斯的左翼政治光谱中发生了很多事。作为这些事态进程的参与者和观察家之一，本书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既采用各种各样的俄方资料来源，也凭个人体验。

本书是在1996年出版的《俄罗斯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艰难命运》一书基础上，改写和补充而成的，并增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思想体系的最新概要。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于1997年在俄罗斯《选择》杂志上刊载，并被纳入2000年在美国出版的《后苏联的俄罗斯》(“Post—soviet Russia”, New York, 200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书。

非常高兴的是，我这本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拙著能在伟大的中国出版，这首先要归功于富有远见和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当代世界出版社，也不能不提到我的中国同行和朋友，特别是为翻译和组织本书中文版付出大量劳动的关贵海同志。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也非常关注中共十六大，而且也注意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理论建设也正在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真理，我非常愿意接受中国读者的指教。

罗伊·麦德维杰夫

2003年1月

# 目 录

## 前 言

<b>第一章 苏联共产党的危机</b> .....	1
1.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退步 .....	1
2. 苏联共产党党纪和领袖权威的削弱 .....	5
3. 苏联共产党内的思想和政治分野 .....	9
4.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 .....	17
<b>第二章 苏联改革的败局</b> .....	24
1. 苏联经济衰退的开端 .....	24
2. “主权的凯旋” .....	32
3.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失败 .....	36
4. 叶利钦在俄罗斯的胜利与共产党人的铤而走险 .....	39
<b>第三章 “8·19 政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b> .....	49
1. 两个总统 .....	49
2. 新奥加廖沃会议 .....	51
3. 1991 年 7 月 29 日的“最后晚餐” .....	53
4. 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 .....	56
5. 躁动的莫斯科 .....	60
6. 《莫斯科新闻报》推波助澜 .....	62
7. 1991 年 8 月 18 日 福罗斯与莫斯科 .....	65
8. 关于事件的意义、评论和说法 .....	72
9. 1991 年 8 月 19 日 .....	76
10. 1991 年 8 月 20 日 .....	85

11. 1991年8月21日 .....	91
<b>第四章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最后日月 .....</b>	<b>96</b>
1. 政变过后 .....	96
2. 苏联共产党机关的瓦解 .....	101
3.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时日 .....	107
4.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1991年9—11月 .....	111
5. 1991年秋季的反共运动 .....	115
6. 苏联解体 .....	123
<b>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危机 .....</b>	<b>133</b>
1. 作为一门科学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 主义 .....	133
2.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	140
3.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144
4. 马恩的社会主义思想 .....	156
5. 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	163
<b>第六章 列宁与列宁主义 .....</b>	<b>165</b>
1. 重新评价列宁与列宁主义 .....	165
2. 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171
3. 列宁主义与暴力 .....	174
4. 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	180
5. 关于“马列主义”的概念 .....	187
<b>第七章 社会主义在苏联：思想与实践 .....</b>	<b>195</b>
1. 俄罗斯有过社会主义吗？ .....	195
2. “世纪之谜” .....	203
3. 60年代的警示与80年代的改革 .....	210
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213
5. 对社会主义的界定 .....	215



6. 社会主义与所有制 .....	219
7. 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 .....	230
8. 社会主义与民主 .....	235
9. 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学说 .....	238
10.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	244
11. 有关新型社会的新型理论和新界定 .....	256
<b>第八章 苏联共产党垮台后的俄罗斯左翼政治</b>	
<b>光谱</b> .....	260
1. 正统和激进的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 .....	260
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	269
3. 劳动人民社会党 .....	285
4. 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和组织 .....	293
5. 1997—2002 年的俄罗斯政治左翼 .....	304
<b>第九章 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的思想体系</b> .....	308
1. 久加诺夫的政治生涯 .....	308
2. 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久加诺夫 .....	312
3. 俄罗斯是一种独特的文明 .....	316
4. 国家爱国主义思想 .....	318
5. 久加诺夫式的“俄罗斯思想” .....	322
6. 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态度 .....	326
7. 久加诺夫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	329
8. 久加诺夫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	333
9. 久加诺夫的地缘政治学说 .....	335
10. 关于“世界幕后势力密谋”的论点 .....	337
11. 言与行 .....	340
<b>译后记</b> .....	342

# 第一章 苏联共产党的危机

## 1.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退步

1989年春，我又重新回到了苏联共产党的行列。1969年，作为《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的作者，我被开除了党籍。1990年夏，在党的二十八大会上，我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被增补进中央思想委员会。两年中，我同苏共所有主要报刊，进行了积极的合作，并且在党的会议上，基层组织书记会议上，在莫斯科和外省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在包括位于雅辛涅沃<sup>①</sup>的对外情报局在内的各部委，我都做过报告。在1990—1991年间，我收到过许多苏共党员的来信，有表示支持的，也有明确表态不赞成的。我参加过苏共中央思想部门和中央全会的工作，同党的领导层中的许多著名成员谈过话。因此，我得以不是从局外的角度观察苏共的生活。

这是党处于危机和明显的思想退步的时期。同时，苏共的失败和退步，与其说是因为其对手和论敌的强大，倒不如说是由于自身的软弱。虽说提出了“新思维”，但它没有被作为一种全面的、令人信服的思想体系加以实施。后来，阿·卢基扬诺夫写道：“70年对权力和思想的垄断，使党及其在地方和中央的积极分子，不再善于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党的思想家们有时会面对着助理研究员们肆无忌惮的攻击而手足无措，且不说攻击者既无对

---

<sup>①</sup> Ясенево 系莫斯科市西南部近郊的一个小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总部大楼所在地。——译注

我国历史的理解，也不与民众的需求搭界，又没完全弄清资本主义的真相，仅仅是靠他们对那里商场明亮的橱窗以及观光的印象。于是，出现的不是战略性的、周密审视并用之武装全党的改革纲领，而是浅薄的摇摆，并伴以对社会主义准则的侵蚀和削弱。这是一次致命的进程。当然，不论是在党组织还是在苏共中央都遇到了抵制。”<sup>①</sup>

我只是无法赞同最后一句话，因为我没有见到来自苏共领导方面对侵蚀社会主义进程的任何严正的抵制。其实，有关“助理研究员”的语句也不尽准确。参与了对党的思想攻击者，有大牌学者、受欢迎的政论家、名作家、有影响的政治家、曾几何时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有不久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思想部门的前官员。社会上的思想进程脱离了党的领袖的控制，而同论敌进行公开斗争，苏共尚无准备。这就使得对斯大林主义的愈加猛烈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列宁的观点和政治实践乃至从整体上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批判。

还是在1989年秋，《新世界》杂志就开始刊载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斯大林“准确地踏上了别人指引的足迹”，仅仅是盲目的和表面上的执行力量，因此，他对30—40年代所有可怕的恐怖与镇压方式的尖锐批判，并不是针对着斯大林的，而是冲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来的。批判列宁的总体规模不仅非同寻常，而且出乎苏共的预料。1990年，统计过主要报纸和杂志，包括主要的共和国级和地区级出版物上所刊登的文章和其他材料。在此次统计的基础上，编写了杂志和报纸文章年鉴。根据这些年鉴的数据，在1990年曾发表过约1万篇含批判列宁和列宁主义内容的文章和材料。按照（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仅在随后的1991

<sup>①</sup> 《真理报》（俄），1995年3月22日。

年的上半年，在苏联就公布了不下 17000 份材料，指责列宁犯有五花八门的政治和刑事犯罪——从叛国罪到传播性病罪。<sup>①</sup> 后来，搞类似的统计已不再可能，但可以确切地讲，此类材料数量只会增加，因为新办杂志和报纸遍地开花，它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反共倾向。文章作者人数之众、偏执之显、怒气之冲，令人咋舌。话题不仅仅涉及到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残酷和恐怖。某些作者试图证明，列宁是德国或英国的间谍，他肯定从德意志帝国拿到了 5000 万金卢布，用来组织革命，就连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也是故意伪装的，如此等等。当然，在这场批判浪潮中，也有过有力的论据、事实和新发现的文件，对这些不能视而不见。

作为列宁格勒市政府组织的公民投票结果，该市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圣彼得堡。但是，列宁格勒州居民不想效法此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儿，州府复名为叶卡婕琳堡。1990 年，莫斯科市的列宁博物馆被关闭，其他城市多数列宁博物馆也不例外。有人掀起了一场运动，要拆除列宁墓，要求把列宁遗体安葬到圣彼得堡市的沃尔科沃公墓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母亲的墓旁。

作为苏共中央委员，我要完成的第一批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和归纳大量的来信和决议。这些来信和决议，抗议拆除列宁纪念碑，更改带列宁名字的街道、广场、企业和城市名称的做法。它们来自全国，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西部的尤多。

对列宁主义的攻击没有马上升级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与实践的攻击。总的来说，如 C·车尔尼雪夫在《新路标》一文中所写的：“我们处于审判马克思的前夜……审理过程尚未开始，还没有提出指控。马克思只是暂时不时髦了。谈他、引用他的

<sup>①</sup> 《21 世纪与世界》(苏)，1991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话，显得傻里傻气。他被沉默之墙围住。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意识，逐渐地准备好要把惩治自己以前偶像的事儿当成合法。当然，没有谁会对关系到案件实质的证据感兴趣。”<sup>①</sup>

然而，到了1990年中期及1991年的时候，在我们的报刊上出现了不少文章，其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观点遭到了批判。这次运动不像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行动那样的尖锐性和大规模，尽管它还是触动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都提出了疑问。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发表了很多批评意见。不过，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在自己刊物上展开争论——“今天是否还需要卡·马克思？”自1990年春季，《社会科学》杂志设立了一个栏目——“马克思主义经受得住改革吗？”在新西伯利亚的杂志《ЭКО》<sup>②</sup>上的标题更加明确——“摘掉我们头上的马克思帽！”文学评论家尤·布尔金和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称马克思主义为“独裁的、反人道的空想”。苏共中央要员、颂扬马克思主义的笔杆子亚·齐普科此时把马克思主义描写成“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社会发展理论”、“欧洲扩张主义文化的产物”。经济学家拉·皮亚舍娃呼吁苏联理论工作者效仿西方社会民主派，“斩断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根子”。

在这场论战运动中，很难找到学术争论的成分。辩论的氛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那些并不精明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正如B·维戈茨基和H·费多罗夫斯基公允

<sup>①</sup> 《旗帜》(苏)，1990年第1期，第156页。

<sup>②</sup> 由于未查到适当的对译，故暂且保持原文。——译注

地写道的：“在我们所处的时期，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辩论，更多是作为一种政治生活而不是学术生活的因素出现的。政治上的争论是本着自己严格的规则发展的，其中许多原则与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争论发生在政治文化很低的条件下，则尤其如此。我国搞思想斗争时特有的政治文化恰是这样的。在那种无论是大街和广场上，还是代表性机关的会议上都会占上风的、集会式头脑发热症的情况下，在可想而知的咬牙切齿劲儿和众人有歇斯底里苗头的条件下，在不仅不会、而且不想听论敌讲话的时候，科学论据的理由和使用这些论据的严谨态度，通常就失去了自己的分量，听众也不屑去在乎这些。被放到首位的不是逻辑，而是论据要好讲易记；不是善于影响理智，而是善于影响情绪。”<sup>①</sup>

可是，那样极端低俗的政治文化，1989—1991年间我们的社会包括知识分子所展示出来的咬牙切齿劲儿，都是谁之罪呢？

不管怎么说，1991年年中，苏共事实上已经输掉了国内的思想争论。

### 2. 苏联共产党党纪和领袖权威的削弱

还是在1989年的时候，就已经到处都能看出党纪的削弱。与统一的思想相比，党纪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苏联共产党团结和力量的源泉。在缺乏纪律的情况下，作为统一机体的党，简直就已开始瓦解了。基层组织不执行党的区委会的决定和建议，苏联人民代表，甚至是通过苏共中央选举出来的代表，也不采纳党的领袖的意见。苏共的地方和共和国一级的组织各行其是，很少在乎莫斯科那边党的领袖们的态度，而这些领袖们也比以往更

<sup>①</sup> 《苏共历史问题》(苏)，1991年第9期，第68页。

加难以把不符合他们意愿的地方领导人撤换掉。苏共很快就变成了泥足巨人。

戈尔巴乔夫也很少抓党的事务。由于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上，戈尔巴乔夫几乎没到过自己在老广场上的中央总书记办公室，而他的助理们经常是百无聊赖地呆在相邻的办公室里。退党的人数在明显地增加。已经不是像改革开始初年的几十万，而是几百万的苏共党员离开了它。

共产党人的政治积极性在苏共二十八大期间也没怎么见长。按规定，此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按照差额和竞争的原则进行，也就是一个代表席位，可以推举若干个候选人。1990年春季，在我被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莫斯科市霍洛舍夫区，为了6个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席，有65位候选人在争斗。苏共中央机关对这些选举过程的监督急剧削弱。可是，此种创新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的是，当党的中央机关的监督被削弱时，州、市、区党委机关控制和操纵这些选举的可能性则明显增大。因此，说什么吸收“新生力量”、“所有共产党员和党的所有部分都参加选举”等等，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仅仅是说说而已。绝大多数二十八大代表位置都给了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的报告指出，4683个大会代表中的40%以上是党的干部，16%是工人和农民，约有8%是学术和创作行业的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的大会代表构成中，专职党组织干部的比例还要高得多。<sup>①</sup>苏联报刊大量报道了大会情况，但是国民对它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全国18个地区搞了问卷调查，其数据被引用到该研究中心的信息快报中，并在大会代表中间散发。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您对苏共二十八大有什么感受？”40%的被询问者选了“希望”和“信心”，27%的人选“怀疑”，18%

<sup>①</sup> 《苏维埃俄罗斯报》(苏)，1990年6月21日。

的人选“无望”，15%的人选“无所谓”。

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像在1988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那样控制住二十八大期间的事态发展。问题是舵盘已脱离了他的掌握。而且，此时提政治上的生存，多于保持已往设定的航向。根本就没什么人讨论过提交给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就通过了它。斗争主要是围绕着个别的党领导人的命运而展开的。时常会让人觉得，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保不住总书记的职位，更何况对总书记的选举不是在中央全会上，而是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的。不过，党的著名活动家中无人决定与戈尔巴乔夫竞争。于是，他当选了，虽然是远非一致通过。叶戈尔·利加乔夫和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被推举为总书记职位候选人。利加乔夫表现坚定，他的发言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他差300票而输了第一轮投票。坚持到第二轮，利加乔夫彻底失败了，得了3642票的“反对”和仅776票的“赞成”。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深信代表大会代表会对自己持否定态度，故撤回了自己的候选资格。无论是利加乔夫还是雅科夫列夫，连苏共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被选进去。只有二人从老政治局班子进入了新班子。可是，这样的更新并不意味着力量增强了。大多数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名气都不大，因此在党的圈子里没有威信。很少对普通党员提起他们的新领袖：吉维·贡巴利泽、米科拉斯·比罗卡维丘斯、斯坦尼斯拉夫·古连科、亚历山大·扎索霍夫、阿布萨马特·马萨利耶夫、卡哈尔·马赫卡莫夫、加琳娜·谢苗诺娃、叶夫列姆·索科洛夫、奥列格·舍宁、根纳季·亚纳耶夫。新的苏共中央书记B·阿尼斯金、B·盖沃龙斯基、A·捷普林尼切夫、Г·图尔贡诺娃，也完全不够知名。

或许苏共从未有过像1990—1991年这样微弱的领导层！甚至新的中央委员们聚集到中央全会上时，得向邻座询问许多坐



在主席团位置上的人物的姓氏。报刊，甚至是党的刊物，就代表大会闭幕而刊登的评论，也不很乐观。“党可能会失去控制力……1985年以后，党没有发生更新……党站到了急剧进程的边缘”（《共产党人》）。“代表大会没有造就出团结的坚实基础”（《人民代表》）。“党未能冲破由对苏共不信任、绝望、冷漠态度形成的围困”（《对话》）。党的报刊在二十八大以后不仅继续报道对苏共责难的强化，而且还涉及到对转折时期来说令人惊讶的、党内大多数人无动于衷和消极的态度。共产党的危机在加深。《共产党人》杂志写道：“该危机的表现是千姿百态。在基层组织的普遍瘫痪状态中，在因青年和工人大规模退党而发生的苏共的人口和社会形象变化里，危机触目惊心。党从实际的政治领导力量向徒有虚名的转变征兆凸显。”<sup>①</sup>

同时，在1990年11月6日和7日最后一次正式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乃至全国，充满的不是节日的气氛。在11月7日的红场阅兵式上，率空降兵部队方队的是不久前参加过苏共二十八大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当回忆起这一天的情景时，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受阅队伍走得很稳，停下来时，有一种沉重的感觉。通常习惯了的昂扬劲儿不见了……有没有阅兵是最后一回了的的感觉呢？没有，或许吧！有过另外一种在脑海里不完全清楚的理解，即国家内部某种首要的、支撑性的强国轴心断裂了，而这个强国，它已经走上了沿街叫卖之路。恰恰是沿街叫卖，自发地、胆怯地、惶惑不安地叫卖。国家的航船无舵无帆地急驰进了某个巨大的黑洞，而将要发生的变化却不可预测，搞不懂会如何变化，于是引起了（人们）不由自主的忧虑。强国从脚下游移开去，不再觉得它在背后（支撑），生活的意义和服役的意义本身赖以成立的巨大、可靠和坚实的基础，也眼见着就

<sup>①</sup> 《共产党人》（苏），1991年第13期，第15页。